

# 连云港近现代人物

政协连云港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连云港近现代人物

——连云港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主 编 董汉清

副主编 朱炳旭

政协连云港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 序

董汉清

我们连云港有着悠久的历史、肥沃的土地和富饶的物产,千百年来,生息繁衍于这片土地上的连云港先民们,在用勤劳和智慧生产物质资料的同时,创造了独特的文化,培育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尤其是近代,中国当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以沈云霈、许鼎霖为代表的江北名流在苏北这块土地上率先搞起了实业,为连云港的早期开发做出了榜样;文化方面、军政方面的人物也都用自己的闪光点装扮了连云港的时空;而当时国内的一些知名人士如张謇、蒋维乔等也都到连云港这块宝地来从事过自己的事业。凡此种种,给我们留下了取用不尽的深厚文化底蕴,如永不枯竭的甘泉,永远滋润连云港的子孙。

过去的二十多年,市政协和各县区政协文史委的工作人员以及全市的文史爱好者,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花费了大量心血、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征集编辑出版了一批文史资料图书,保存一批濒于失传的近代史料,给我市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以有力的支持,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在这些图书中,一部分是史料的选辑,一部分是史料的专辑,但专门公布连云港近现代人物史料的专辑以前还没有,这本《连云港近现代人物》可以说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当前,连云港全市上下紧紧围绕“富民强市、快速崛起”的发展大局,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在这个时候提出搞连云港近现代人物的史料,是适逢其时。连云港市要实现快速崛起的目标,需要聚集人气,团结各方面人才来为连云港的超常发展而奋斗。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联系着一批知

名人士,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编辑出版这本《连云港近现代人物》就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我认为有四个方面的作用:一,可以作为扩大连云港市知名度的一种辅助手段,为欲到连云港投资创业的外地人提供一条认识了解连云港的渠道;二,可以为党史、地方志研究提供形象的史料支持;三,可以为欲从历史人物的得失的经验教训中“以史为鉴”的各级党政领导,提供一批明史资政的范例;四,可以为我市城乡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一份充满乡情的生动教材。

现在,《连云港近现代人物》一书在全市各县区政协和全市文史工作者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同志的努力,已经付梓,在此,我向同志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由衷的感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任务之一,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应当积极加入这一伟大事业的行列。因此,我希望全市的政协委员、文史工作者和热爱文史工作的同志都来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为不断提高我市的文史资料工作水平,为推动我市的“三个文明”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

2004年7月15日

# 目 录

序.....	董汉清(1)
我所了解的白宝山和陈调元.....	白化文(1)
我谈白宝山与乐寿山庄 .....	邵诗谭(53)
白宝山与东亚旅社 .....	刘兆元(56)
白宝山的诗联书刻 .....	张树庄(63)
白宝山与顾铁侬 .....	江尧禹 张彦忠(66)
沈云需许鼎霖与连云港近代经济发展 .....	张大强(68)
江北名流与连云港的早期工业 .....	高 巍(89)
海州一茶人 .....	何洪青(91)
清末状元张謇与赣榆 .....	王铜起(96)
赣榆现存的许鼎霖纪事碑.....	李克文(102)
清封一品夫人沈母吴太夫人墓志铭.....	骆玉宽抄录(104)
清封光禄大夫奉天交涉使许公九香感戴碑.....	李克文抄录(106)
创立和建设连云港的几个人物.....	张树庄(107)
建港筑路钱宗泽.....	杨贤益(119)
浦云与连云港.....	杨贤益(125)
记浦禹桥二三事.....	王乃宣(127)
水陆联运的创始人冯弼仁.....	冯同华(129)
水利学家武同举.....	刘洪石(132)

蒋维乔与云台山	来俊华(140)
艺术大师章兰礪	张义壮(144)
海州城里寓居的文人朱璐	夏兴仁(147)
凤凰城里飞出的诗人邱心坦	夏兴仁(150)
开海州近代私家园林建筑先河的陈广居	陈 鸂(153)
海属泰戈尔朱仲琴轶事	孟宪之(157)
朱智贤传略	房耿富(169)
江北才子王玖兴	刘传贤(173)
考古学家汪宁生	祝润之(177)
追忆现代作家马仲殊	周良弼 侍守民(180)
《海樵诗抄》及其作者孟宪珊轶事	孟繁思(183)
乡梓联家张恩沛	张树庄(185)
张松年与《云台导游诗钞》	骆玉宽(191)
我的老师张松年	王仲常(195)
毕生从教的武海楼	徐一德(199)
徐树锷与文峰塔	张更生(203)
小城鸿儒龙秀芝	李 洃(205)
治校严谨的曹中权	章孟贤 张学贤(208)
普爱小学末任校长周鹏	徐一德(215)
名在人间花木香——记“赵庄事件”唯一幸存者何加胜	
.....	江尧禹(217)
追忆朱爱周二、三事	王仲常(223)
抗日英雄封必耀	廖寿康(226)
铁道战线的老将军——武可久	张义壮(231)

韦国清与白塔埠战役	张彦忠(244)
炮火硝烟中炼出的新闻文艺战士——汪小为	夏兴仁(247)
李翘欧事略	张彦忠 李华新(254)
吕国英传略	徐一德(257)
卢郁文与海州	张彦忠 张象琛(260)
于化琪事略	张彦忠(262)
谢希愚二三事	黄永言(264)
老贡生杨节庵	殷煦文(271)
晚清秀才翟仲升事迹	马耀南(277)
马联甲的发迹与倒台	云 据(279)
金木安的曲折人生	王朝阳(282)
顾震生平简介	殷兆余(287)
从雇工到总兵——王得胜身世述略	时 鳌(290)
王得胜——从奴隶到将军	何洪青(297)
赣榆政主王佐良	姜 威(302)
致力于戒毒事业的冯寿康	冯同华(305)
名中医董熙农	张彦忠 骆祖金(309)
淮北盐场妇幼保健工作的奠基人——于少文	张彦忠(312)
新海连第一任卫生局长——安发祥	张彦忠(314)
卫生战线上的百岁寿星——王德	张彦忠 江尧禹(317)
王长舜事略	张彦忠(320)
回忆先父王公筠生平事迹	王士卓(322)

王公玙事略	董 羯(326)
回忆王公玙	王宗珊(334)
丁治磐轶事	丁开达 刘永香(338)
东海丁治磐主苏二三事	毛德传(341)
后记	(345)

# 我所了解的白宝山和陈调元

白化文

本文是迄今为止对白宝山生平的最详尽的介绍。白宝山于1910—1937年在江苏活动近三十年，主要在苏北连云港一带地区盘踞，并经常在南京参加政治活动。他参与了反二次革命攻打南京，齐、卢之战，降奉倒齐，降孙打奉军，反北伐战争等军事活动。作战地区主要在江苏省和毗邻的浙江省。领导他的人，前后有张勋（前后驻南京和徐州），李纯、齐燮元、孙传芳（均驻南京），陈调元（晚期，驻南京和四川），其政治活动也都在江苏特别是南京进行。他在苏北的政治、经济潜在势力一直维持到解放前。研究从本世纪初到四十年代的江苏尤其是苏北的地方史，白宝山是一个必须提到的人物。可是有关他的资料既少又不准确。在已出版的许多工具书和历史著作中，错误的记载很多。如，他的生年，大多数的资料所记都不对；卒年更多失载。他的青少年时代的生活经历从未见诸记录，抗战后的晚年生活也未见详细和正确的记载。本文弥补了这一缺陷，所提供的史实，特别是年月日和仕履情况的时间、地点、职称等，绝对准确。

陈调元的家庭和晚年生活情况，系本文初稿（载于《连云港市文史资料》第五辑）首次披露。这次颇有补充。

本文初稿是《安新县文史资料》第二辑（1990年2月）中所载《陈调元生平事略》依据之一。但该资料编写人自有见解，书中反映出的陈调元情况与白化文提供的容有不同。《民国人物大词典》采用本文提供的数据，使之记载的白宝山生平最准确。连云港地方志中的白宝山生平的底稿，系本文作者所写，但经过地方志编写

人改写。《连云港市文史资料》第五辑曾刊出这篇文章的初稿，其中有一些错误，更有因当时有所避讳而没有写出的史实。此次增改，作了大量补充。

我是白宝山的长孙，是他的直系亲属中现存唯一和他一起生活过几年的人，特别是对他的晚年了解得比较多。现把自己所见所闻所知写出来，以飨读者。陈调元与白宝山关系密切，涉及处也写入。拙稿初稿刊出后，姜威先生曾据以创作《浮沉海州王》，于2000年10月在《苍梧晚报》上连载。姜先生大作系文学创作，有许多想像成分，从文学角度看，当然是容许的。但是，从史实角度看，则应以拙作为准。此次增改，顺便也提出一些姜先生大作中与史实不符之处，供姜先生和读者参考。

### 一、早年经历

白宝山，字峻青。这“峻青”二字与“宝山”有“表德”的对应关系，是不宜更改的。可是，常被人以同音字写成“俊青，俊卿”，如周佛海就写作“俊卿”（见于《周佛海日记》），那是不准确的。号“瑞石”，那是因为现为连云港市海滨公园的白家大楼建于原有“瑞石窝”名称的北固山东麓，“瑞石”又与“宝山”“峻青”词义相应之故。这也是他把大楼建在此处的重要原因。此楼就是我们家住的地方。他晚年（我出生以后）又号瑞石老人，那是因为有了孙子就可称老之故。白家当时是单传，所以我祖父极为重视我的降生。白家大楼是俗称，正名“乐寿山庄”，别号沿用“瑞石窝”。那时他已经下野了，山庄的正名和别号两个名称都表露出“终焉之志。”

我祖父是河北省宁河县芦台镇（现属天津市）人。生于公历1878年4月10日（清光绪四年阴历三月初八），那一年是戊寅，属虎。

我的曾祖父白士□（最后一字忘记，可能是“言”字），曾祖母么（么二三的“么”，读yāo）太夫人。我祖父居长，下面有三个妹妹。我曾祖父游手好闲，爱在赌场内胡混，与么太夫人感情不和。家境

贫寒，全仗么太夫人洗涮缝补维持。约当我祖父十四五岁时，也就是甲午战争之时，芦台一带军队经过频繁，兵荒马乱，我曾祖父更感生活无着，就把家一扔，一走了之，跑到“口外”去了。

这时我祖父已长得体格魁梧——他长成后身高约在1.90~1.95米之间，膀阔腰圆——虽只十四五岁，比成人还高。人们戏称他为“白大个子”“白大个”，这个诨名叫了一辈子。简称“白大”。

我曾祖父有个远房的弟弟，在芦台开豆腐坊并喂猪。我曾祖母就将我祖父送入这间作坊当学徒。这个弟弟行三，其妻（我称她为“三老太太”）异常凶悍，对我祖父百般虐待，特别在三年快满师前夕更是想尽办法找茬儿，目的大约是想延长学徒期限。因此，我祖父在三年满师前夕从芦台逃跑到“口外”去了。

当时的“口外”，指张家口以北的草原山林地带。我祖父在那里大约生活了两三年，当时他二十岁上下。他的这一段生活颇有些浪漫色彩。他的“武”的本领有一大部分是那时学会的。据说他在山里烧过炭，并与红胡子（东北和内蒙的土匪）有过交往，学会了用双手放盒子炮（驳壳枪）的本领和一些武术。他又学牧马，成为一群牧马人的头儿。有一次，他与另几个牧马人碰见一群炸了窝的没主儿的马群，由他带头费很大的劲儿控制住，带到张家口卖了，得了一笔钱回芦台。

我祖父用这笔钱在芦台买了一所小房（后来我家称之为“老房”），此房在我祖父发迹后改成“白家家庙”，另盖了一所大房子，人称“白家大院”。我在2003年以前从未到过芦台，我祖父教育我应以连云港为家，所以我算是连云港市人。因而，家庙和大院我从未去过，家中人也不在那里住，倒是某些军队的将领路过时常借住，有点义务招待所的性质了。这房子抗战时已不归我家管了，并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倒塌，现已片瓦不存。听说抗战时期敌伪竟将白家大院改为妓院，那是后话了。且说，我祖父把大、二两个妹妹嫁给芦台街上的两家手艺人。三妹尚小，在家陪么太夫人。

我祖父发迹後，在天津为两个妹夫安家立业，让他们按所学本行经商。后来，在北京把三妹嫁给一户姓萧的商人，并帮助萧家扩大营业。我祖父自己也在大二两个妹妹出嫁时成了家。

我祖母杨氏，出身小镇贫民，从小拣煤核儿、缝穷（给穷人洗补旧衣），十分泼辣能干。但因幼时营养不良，身高只有一米五上下，面黄肌瘦，与我祖父站在一起很不相称。凭媒说合，他们在1901—1902年之间，即八国联军撤退后，西太后回銮之际，在芦台结婚。我祖母聪明能干，与我祖父同甘共苦，在我祖父的事业中曾起过很好的作用。我祖父很尊重她，相当惧内。

婚后，我祖父感到在芦台无事可干，坐吃山空，就想外出找事。经人介绍，他到了北京，给一个小京官当听差。但时间不久，又换到另一个军官家里当马弁，这是我祖父“人伍”之始。当时他已是二十三四岁了。他在海州当了镇守使以后，讳言这一段，就说自己早年当“娃娃兵”。捎带说几句：当我出生後，约1930—1932年之际，我祖父已经下野，住在天津了。那个小京官早已逝世，他的夫人生活无着，隔一段时间就来要点钱花。我祖父还是十分尊敬她，让到楼客厅，请她正坐，我祖父侍立，一口一声“太太”。每次都塞给她一些钱。还想叫我的魏氏继祖母出来，一起侍立。魏氏极为恼火，在楼上大喊：“谁是太太？我才是太太！”决不下楼。后来，我祖父去南方的时候，这位太太又来了，魏氏派人把她轰出去了。人们都说：“军长真是念旧。”我祖父当马弁的时候，张勋有时到那军官家里去，很喜欢我祖父，就“要过来”当自己的卫兵，逐渐升到卫兵排的排长。任务是在北京张勋的私宅（可能是南河沿老宅，那时还不够大，后来张勋才造了北京西城太平仓一大片小楼房）看家护院。这个地位使他能与张勋接近，后来张勋发现他忠于自己，有带兵能力，就带他到南京、徐州一带，在宣统年间，逐渐升到营长、统领（团长）。并以定武军第四路统领的身份带兵进驻海州。这是他半独立于张勋之始。所以，某些人一直当面叫他“统领”，这些人

都是他在宣统年间进驻海州时的老部下。我们家管这些人叫“老人儿”，属于嫡系中的嫡系，最受我祖父重视，对他们也很客气。

## 二、“虎将”与未曾上任的“九江镇总兵”

宣统三年，即1911年，8月份，张勋被任命为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他的驻地在南京，部队则大体上安排在从南京到徐州，再拐个小弯到海州，形成矩尺形，也可说是“L”形。我祖父“统领”的一个团正好处于L形的底部。这说明，张勋对我祖父很放心，把我祖父安排在距离他最远的地方。但对我祖父又比较轻视，让我祖父远赴贫瘠之地去“剿匪”。张勋的主力如张文生等则全开到南京繁华地区“享福”去了。可是我祖父很有心计，趁此在海州盘踞，慢慢地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但是，我祖父在海州只负责“剿匪”，这任务属于临时性质，随时可以撤销的。他的正式职称还是“第四路统领”。下辖三个营，其中第二营营长是苏锡麟。我祖父与三个营长都拜了把兄弟，结为死党。苏锡麟是很能带兵打仗的，不久，就被张勋要回南京，当卫队营营长去了。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清廷为稳定江南局势，委任张勋为会办南洋军务大臣。不久，张勋被革命军打败，率部逃往徐州。兵败如山倒，张勋所率南京撤退的部队，军无战心。张勋怕革命军追奔逐北，连忙急调我祖父的队伍赶赴前线，为他断后。

这时正在南北议和之际，革命军在南京虽组织北伐军，但没有出发。我祖父巩固住阵地，并与革命军谈判。革命军十分大度，把铁路机务段希望从南京“发还”的十几个火车头都让司机开到徐州，以便与在那里的客车、货车搭配。同时，把张勋留在南京未及带走的“爱妾”小毛子也随车送还。张勋大喜，功劳记在我祖父的功劳簿上了。我祖父要回小毛子，也为苏锡麟解了围。因为，张勋从南京逃跑时，派苏锡麟护送家眷突围。可是，小毛子是新纳的妾，被先来的两位姨太太排斥，在外另住，尚未进府。苏是新上任的卫队长，不太明白张府内情。两位姨太太当然不会把小毛子的

住址告诉苏锡麟。因此，小毛子被俘。革命军中有的人还建议，将小毛子放在笼子里，公开展览，售票以助军用。有识之士认为不妥，将她送还。张勋最喜欢小毛子，他心知小毛子被俘不是苏锡麟的错，还用“妻子如衣服”之类《三国演义》上学来的话安慰苏，说苏是自己的“赵云”。可是，苏认为自己终究犯了大错，中心惴惴。这次我祖父要回小毛子，苏简直是感激涕零了，对我祖父下跪，高喊“大哥，您救了兄弟一命！”，从此更结为生死之交。但是，张勋不但不领革命军的情，反而还在叫嚣反攻到南京去。革命军也就不客气了，先下手为强，打到徐州来。张勋率大部队逃往山东去了。我祖父为保住海州地盘，率部在骆马湖边上的窑湾一带与革命军胶着。张勋的队伍，也就只剩下我祖父所部还留在苏北前线。这时，张勋身边的人都说我祖父力挽狂澜，又属虎，真乃一员虎将。“虎将”之称，从此也就叫开了。究其实质，适逢其会是一。张勋部下包括他本人都是从来没打过胜仗的草包，我祖父是初经战阵的初生之犊，能打一阵，是二。革命军在议和前后拿下徐州便基本上停止追击，这是最重要的三。

附带说几句：小毛子当时已怀孕，一场大惊吓，又连急带气，泪流不止，到徐州后不久，双目失明。旋即生一女，小毛子即以产褥热逝世。此女长成后常与我家往来，说：“统领救了我母亲，这才有了我。”

张勋为了表扬我祖父，立即上报清廷，建议实授我祖父为“九江镇总兵”。这可是正二品的绿营高级武官，相当于后来的镇守使，而且是帅一级（早期的民国镇守使所辖为一个混成旅）。张勋要的是“九江镇”，更是为了万一清廷不倒，我祖父真去赴任，可以为他看守老家。张勋乃江西奉新人也。

清廷正在风雨飘摇之际，为抚慰忠臣，立即正式发表任命。由于革命迅即成功，我祖父从来也没有到九江上任。不过，他一生所任官职，在地位上恐怕没有超出这一任命的了。

但是，他却以此名义，在清廷退位南北议和时，代表张勋集团与革命军在窑湾谈判。对方代表是曲同丰。

张勋的部队中，通过我祖父的卫兵、勤务兵等人，慢慢地创造并散布：我祖父午睡时，他们看见我祖父变成一只白虎。于是，“虎将”是“白虎星”转世的“神话”，不胫而走。我母亲晚年常与我谈起此等事，哈哈大笑。

### 三、打南京

1913年（民国二年）七月至九月间，国民党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冯国璋率张勋、雷震春等北洋军攻南京，实际上三支队伍不相统属，只是划分了阵地而已。这次战役是我祖父入伍后参加的第一次大战，也是他爬上去的开始。在我家传述中，对此战极为重视，习称为“打南京”。

当时我祖父是统领（张勋的部队人民国后仍用清朝军衔，不用“团长”之称），为张勋部的先锋。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辛亥革命中在南京被革命党打跑了的。此次卷土重来，渴望高升“两江总督”（当然，入了民国，名称改为江苏都督之类）。可这次攻城总司令是冯国璋。张勋也明白，袁世凯内定要把江苏都督给冯。张勋唯一的希望是，袁会遵守“先人关者王之”的许诺。如张部能先攻陷南京，都督或可有望。因此，冒消耗实力之大不韪，严令我祖父：不惜牺牲一切，一定要先进南京。当时的分工是：张部攻太平门，雷部攻南门，冯部攻北门。自8月17日起，打了半个月，爬城多次。时当夏季，我祖父赤膊上阵，用指挥刀乱砍退下的残兵，部队损失过半，还是攻不下城。最后采纳王馥生（名王馨兰，时任团级副参谋长，字馥生，以字行）的建议，挖地道，用棺材盛满炸药送到城墙下，轰倒太平门城墙一角，在9月1日首先入城。

张勋率先攻克南京，袁世凯只好改变原计划，授予他江苏都督，但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因入城放假时某人部下伤了三个日本人，日本帝国主义者联合英、美，压袁世凯撤掉张勋。袁正中下怀，

仍依原计划用冯国璋换下张勋。张勋被委任为“长江巡阅使”，把苏北一带地盘划给张勋。

张勋虽然铩羽而归徐海，但我祖父这一战“有功无过”。所以，从袁到张，都要酬劳他。张勋手下第一员武将是张文生，经常在张身边，代张掌握“定武军”的整个部队和地盘，算是一把手（文的军师是万绳栻）。张文生从1913年起即任徐州镇守使，1914年改为徐海镇守使，管辖徐州到海州一线，后兼定武军总司令（张勋位在总司令之上，称“张大帅”，诨名“辫儿帅”）。我祖父是仅次于张文生的第二员武将，已占据海州地盘（但名义上归张文生管），还在南京立下战功。所以，几经折冲，终于在袁世凯篡国“登基”前夕，在分批任命的名单上，出现了我祖父的名字。

1915年12月23日，我祖父被封为一等男。同名单封张文生为一等子。张勋已于12月21日封为一等公。

1915年12月28日，我祖父被任命为新设的“海州镇守使”。而张文生仍任“徐海镇守使”，不恢复“徐州镇守使”原名。从名义上似乎“徐海”凌驾“海州”之上，这是因为张勋和张文生坐镇徐州，不愿我祖父太独立化，且造成分张勋之权的印象，所以才在名义上挖空心思。从此，这两个镇守使的职权实质上沿用到1927年取消。此外，我祖父还“荣获”袁世凯特颁的“洪宪”年号瓷器一套。这是袁为登基赏人在景德镇定烧的。据说只定制了二百套，是中国近代瓷器史上名瓷之一。这套瓷器后来归了我母亲，已残缺，1966年抄家时上交。

当时的镇守使，所辖标准兵力为一个混成旅。1915年底袁世凯的“策令”，说明我祖父占据的地盘已被承认，而且由团长向师长过渡（一个混成旅比一个师小不了多少）。这大都因为“打南京”有功。

#### 四、复辟前后

“复辟”是导致张勋集团解体的一件大事。家人常对我说：“你

爷爷一辈子就想当个海州王，也就算了。”我祖父这时已当了几年“海州王”，张勋对他也客气起来，他基本上是“听调不听宣”。对复辟，我祖父和张文生都比较明智，认为很难办到。他们认为，这都是内部万绳栻（万是张勋定武军的总参议，相当于参谋长），外加政客康有为等那帮文人哄着大帅“打哄”。所以，张勋去北京时，张文生派的卫队主力只有四个营，计手枪和机枪队一营，小型炮炮兵一营，步兵两营，兵力仅在一千五百人左右。带兵的是统领苏锡麟，在此补充说几句：此人字玉书，是当时任内务次长张志潭的姨表兄，原为我祖父部下二营营长，后调归张文生部下，是个十分忠于张勋又能打仗的军官。苏玉书（我叫他“苏爷爷”）后来闲居天津，“文化大革命”后期才死，活了九十多岁。

张文生另委李辅廷统领步兵六营约二千五百人，作为外围护卫。李是个吹拍之徒，既无作战能力，更无作战决心，而且随风倒。我祖父后来常说：这个安排欠妥。

张勋向来视部下大小军官为奴才，遇有政治大事只和督军团的大军阀商量，有些文人、政客给出主意。不过，张勋对这些文人，包括康有为在内，骨子里也是看不起的。张勋复辟前，在徐州虽开了许多准备性的会议，但都是和以上两类人开的。张文生还参加一些非核心的会，我祖父因路远又热衷搞自己的小家底，就不常去，所以，自己人对复辟的布置倒不甚了然。后来，我祖父晚年常说：“四千大兵搞复辟，那能干得过四万万（当时统计中国人口为四亿人），十万人打一个，一人啐口唾沫就把他淹死了。这下可好了，张大帅青史留名了，大伙的功名差不点儿都让大帅给送了。”这就是我祖父对复辟的态度。他是以保自己的镇守使功名为前提的，不像张勋那样忠于清室。

据王馥生等传说，张勋迷信，复辟前和万绳栻、康有为等扶乩，乩语为唐代大诗人杜甫诗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而“落花时节”在何时？乩语又引李白诗：“江城五月落梅花”。1917年阴历